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十卷

八月生子 俗傳，七月生子生，八月生子死。西鄰有朱氏，妻八月產一子，妾七月產一子。產方週歲，妾子殤，妻所生無恙。醫書以胎成七月，屬太陰脾脈，內屬於肺，土能生金，故壽。八月屬手陽明脈，內屬於大腸，生氣交於洩氣，故夭。此論似不足據也。

豬蛻皮

庚午正月，南郊超果寺，欄中畜一豕，大數□斤，一日背忽中拆，皮從兩旁脫下，漸及於腹，內生毳毛，如未脫者，四蹄亦然。嘗聞龍蛻骨，蛇蛻皮，龜脫殼，鹿脫角，今豬乃脫皮，真所未見也。

竊兒

松郡有乞婦，家頗裕，盜取人家小兒，灌以麻藥，使冥然無所知，隨用利刃，將臉及胸背各別毀數處，肩臂亦然，令人不復識。其兩股及雙足，先將筋脈截斷，用尖鉤挑出膝筋，血注，即以艾炙止之，欲其蹒跚，以便行乞。適東關一寡婦，止生一子，才三歲，為所竊。有發其事者，母急奔救，兒已垂死，抱母頸一慟而絕。慘不忍言，觀者無不歎息淚下。其牀下又有死兒二，遍體傷痕，凝血滿地。行兇之具，盡行搜出。縣官窮治餘黨，悉縛至庭，未及正法，眾怒不可遏，已俱斃挺下矣。

鹿尾

今朝廷御膳，以鹿尾為珍品，常以之賜大臣。按之古書，不甚著，惟梁劉孝儀曰：「鄴中鹿尾，乃酒餽之最。」時魏使崔劼在坐，曰：「生魚熊掌，孟子所稱；雞跖猩唇，呂氏所尚。鹿尾乃有奇味，竟不載書籍，每用為怪。」然則六朝已貴此味矣。

寓齋唱和

歲暮，偶過暨陽，假館南城，天氣冱寒，不敢出戶，適與潘次耕未、徐電發□寓齋相連，日夕過從。大雪中見招，與黃庭表與堅、錢宮聲中諧話舊，飲酒極歡。予即席占四韻曰：「屈指交情各黯然，客中招客共流連。才高何意翻遭妒，道直從來不受憐。搖落江城逢舊雨，蕭疏燈火近殘年。五湖隨處煙波穩，莫遣青霜到鬢邊。」潘次韻云：「天畔懷人每惘然，可能相見不流連。霜餘葵藿晚多味，雪後江山情可憐。風□差池悲官跡，匏尊牢落感頹年。五湖煙水無爭競，長擬追隨箬笠邊。」徐云：「忽漫重逢一惘然，招尋還喜寓齋連。算來聚散最無定，話到升沉實可憐。薄俗難醇思故老，虛名忝竊悔丁年。衰頹留得須教醉，莫遣閒愁到酒邊。」

科舉異變

科臣何楷，題科舉生例，每六□卷中式一名，今督學取數太多，宜限數截去。於是生員名列二等者，大半芟除，學校為之失色。夫寒士三年苦心，膏火之費，途路之資，措辦不易，今既得復失，殊乖盛朝鼓舞人才之意。且科舉多寡，何關大計，國家事豈更無急於此者乎？前明張孚敬當國，有沙汰生員之舉，言官上言，謂自昔以來，有增學舍，廣生徒者矣。但聞沙汰僧尼，未聞有沙汰生員者。事寢不行。何君此舉，可謂不學無術矣。

官紳接見有禁

士大夫居鄉，貴乎自重。地方果有利弊，不妨直陳有司，非公事，概行謝絕可也。邇來吳下有一二顯者，未免太過，致煩白簡。上寬仁，不以為然，然而上司遂有鄉紳與現任官不許接見之禁。上自督撫，下逮郡邑，皆不相聞問。所與造膝咨訪者，不過奸胥賤隸而已。上下蒙蔽，貴賤不分，於是刁民蠹役，肆行無忌，豈朝廷重士安民之意乎？不獨體統蕩然，我不能無世道之憂矣。

老年應試

滬濱潘明經襄，□三人泮，□七食廩餼，年方壯，序貢赴都，兩任教職，一署縣篆，六□後罷歸。久之，家貧落魄，年近古稀，忽易名衫黼，應童子試。復三人棘闈，壽登八□三矣。手鈔口誦，銳氣不衰。或叩其故，曰：「我聞登科第者，須仗慧根，今生縱無成，冀來生或當早達耳。」聞者笑而憫之。昔齊尊者八□方出家，趙州八□猶行腳，然則潘君亦未可怪也。

燒丹無成

獮園曰：萬曆中，閩有林道人，從呂祖授指石成金法。雲間董翰林其昌偶會他所，請於主人曰：「林尊師真有道者，聞其有指石術，可一試乎？」林曰：「此小事耳，當舉一物為驗。」時盤中有梧子，取一粒授林。方茶次，便投入甌，隨手立變為銀。董曰：「可復化梧子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再納茶甌，良久出之，故是梧子。如此者三，林曰：「此真銀矣，五百年後不復變也。」後道人從公乞一傳，公不與。求其術，亦竟不肯授。先文敏公酷好燒煉，久而無成，然亦年逾八□矣。

鄉賢祠濫觴

士大夫有功於國，有德於桑梓，歿而祀諸賢宗，禮也。邇來鄉賢一路，竟為藏垢納污之地，真有不忍言者。猶憶明羅念庵、鄭淡泉兩先生望重朝野，父皆耆儒，後見濫觴，不忍父混列其間，各抱其主以歸。聞二公之風，可以愧矣。

異魚

閩福安縣傍海，漁人捕一魚，雙尾，背有兩翅，狀酷似人首，面有笑容。急釋之去。《山海經》載，東洋有和尚魚，想即此類。

辟穀

《玉匱經》曰：求仙之道，絕粒為宗。絕粒之門，服氣為本。然其間元妙，必有所授，無本之術，終恐無成。吳間有史道人者，能辟穀，不食者二□餘稔，獨處一室，不設灶廁，几榻蕭然。每日咽津納氣，熊蹲鶴息，時飲冷水數口而已。學道者自遠裹糧而至。未幾，史遭瀉疾，潦倒而卒，年甫及壯耳。然則辟穀亦何益哉？

珠瘤

粵東廉州府一村落間，有褚練師者，忽頸生一瘤。經三歲，大如升。一日，中如鳥啄，痛不可言。以刀剖之，內孕一珠，圓明瑩徹，迥異凡品。亟貯以石匣，每夜有白光透匣而出，高數尺，因取供三清像前。後為人竊去，不知所之。同年余君說。

盍簪感逝錄序予

承四方交遊不我遐棄，贈縞論心，尺素往來不絕。四□年來，零落殆盡，曾作《盍簪感逝錄》二卷，今聊附記其序云：蓋聞曠野蕭條，子期發《思舊》之賦；良辰晚晚，士衡題《歎逝》之篇。蓋痛莫大於死生，情莫悲於離別。故渡河梁者彌增眷戀，登峴首者不禁歎。時乎難再，序冉冉其若馳；逝者如斯，水滔滔而不返。雖聚散比夢中之蝶，而去來感雪上之鴻。僕青鬢論交，白頭懷舊。彼恨相知之晚，此憐傾蓋之遲。海內名賢，不遺鄙陋。緬追曩昔，細數平生。或結契於風塵，或締交於邂逅。或問山川，誼深嵇呂；或忘年位，情協墳箴。或同堂握手，而矢知己之言；或聞聲相思，而寄寫心之什。或訂金蘭之譜，或鏤玉敦之書。莫不珠聯璧合，霧湧雲蒸。春蘭秋菊，並挹芳姿。北雁南鴻，常懷離恨。詎意知交零落，歲月差池，髮齒先頹，功名莫究。□羽□鸞，悼華堂之蕭瑟；棲蹤泉石，慚舊圃之荒涼。綠尊紅袖，便隔壺觴；白水青山，憶陪冠蓋。情紛紛其如疚，意戚戚而鮮歡。念百卉之滋榮，慨故人之憔悴。而況顧影長辭，臨風永訣，國之殄矣，我勞如何。於是低徊末路，俯仰前徽。登山涉水，藉赫蹄以傳情；苦雨淒風，狎隄隴以伸志。或如贊語，或類挽詞，情緒雜陳，歌謠並奏。潘岳之誄夏侯，良有以也；莊生之悲惠子，豈徒然乎？吁嗟乎！梓澤花殘，虞淵日暮，漆燈暗淡，銀海微茫。空招蒿里之魂，難起岱宗之魄。零陵道中，弔一江之綠水；咸陽原上，抽三丈之白楊。蓋聽山陽之笛，倍益纏綿；扣西州之門，真堪慟矣。

松化石

唐杜光庭《錄異記》云：婺州永康縣山中有枯樹，枝幹及皮，與松無異，為人所斲，誤墮水中，化為石。因取未化者試之於水，亦化為石。此特一時偶然之事耳，今土人指為物產，頑石略有紋者即托名松化，拾以贈客。不辨真贗，殊堪捧腹。

陸公為神【王申】

陸公隴其，號稼書，平湖人，庚戌進士，為人剛方有守。筮仕練川令，有惠政，鋤強剔弊，大得民心。朝廷知其廉正，擢為臺官。直言敢諫，克盡厥職。不久即乞歸，講學於洞庭之東山，從游者日眾。臘月二〇七日，忽夢嘉定舊役，紛然來迎為城隍神。公早起，謂家人曰：「我往矣。」於是沐浴更衣，處分後事畢，怡然而逝。所居在泖口，是夕泊舟者俱聞舟楫喧闐，鼓樂聲不絕，云迎新城隍赴任。公家老蒼頭王姓者，亦夢送至嘉定城隍廟，見公繡衣襟頭，侍從皆鬼判，駭汗而醒。彼處士民聞之，即於廟中為公治喪七日，弔者雲集，享祀無虛日。夫聰明正直，生而為人，死而為神，此一定之理，獨生前未能盡其蘊為可惜耳。

修史

元癸未至正三年二月，命歐陽元、揭傒斯等，修遼、金、宋三史。甲申四年春告成，僅一年耳。史成，具鼓吹導從，自史館進至宣文閣。庚申，帝具禮服接之。按《輟耕錄》云：至正二年壬午三月，脫脫等奉命修三史。甲申春，進《遼史》；冬，進《金史》；明年乙酉冬，進《宋史》，共四年餘。前明洪武二年二月詔修《元史》，三年七月告成。今修《明史》，已二〇餘年矣，未知何時告竣也。

物祟

西郊有陸生者，從市間買坐椅四，製精而價廉，喜甚，列之中堂。日暮，猝病熱，勢甚危。叩之卜者，曰：「據象，是新置一木器作祟，急焚之，或移贈他人，禍可免也。」陸不信，更稽諸龜，其言略同。於是命僕於門外積薪焚之。適值幼科潘同云者，詢其故，大笑入語陸曰：「與其付火，孰若贈人？我不畏祟，以之見貺，何如？」陸首肯。於是遣人持歸。椅才入門，即覺頭眩。傍晚，遍體發熱，翌午暴死。夫使椅為之，物固無知；使天為之，何以聽占者之言而遂罹然也？再四思之，不得其解，可怪也已。

待士盛典

康熙三〇二年癸酉正月二〇五日，學使者許公汝霖駐節暨陽。試畢，會宴諸生於君山之巔。赴者二千餘人，席地論文，酬酢竟日，諄諄訓誨，至晚始散。此從來未有之盛事也。公試士題用一大一小，其所識拔，至公且明。自是以後，二〇年來，視學江南者俱至公至明，江左文人之幸也。

奇旱

江浙二省，自五月至六月終，天氣亢旱，河底俱涸，禾稻〇分止種四分，田豆俱稿死。節過初伏，尚有乘潮插秧者，亦一異也。然東、北兩鄉之民，已不可問矣。越東西荒者，亦什之六七。撫軍遣官分頭開永昌、長興、豬圈各壩，以救海寧一帶。一黃冠自言能祈雨，先受聘儀，登臺作法，久而不效，乘夜遁去。予作《感雨詩》云：「三時已過未分秧，澤國塵沙〇丈黃。赤帝不傳雷雨令，白鷗猶憶水雲鄉。籬邊抱甕侵朝露，松下披襟納晚涼。怪殺潭西狂道士，綠章頻上信茫茫。」

評文被訴

〇一月初一日，華邑諸生黃士英以疾卒，家人繞而哭之。半日後，忽聞喉間作聲，云：「我歸矣。」叩其所以，曰：「頃見二人持符相招，即乘船往，至一城，殿閣聳峙，絕異人境，署曰『鴻政司』。二人者，引予入，與王國士對簿。國士生前為府吏，與予比鄰，喜為制舉義，以所業示予，屢加評駁。國士恨極，鬱鬱發病死，訴之冥官，隨勾往面質鴻政司。國士出，謂予曰：『汝所犯甚輕，不足為罪。若數之修短，速往洪州自知之。』於是二人復掖而出。聞彼中人云，鴻政司姓羅氏，剛而善斷，特信任椽吏張子〇、孫惠卿。罪人以苞苴通者，往往得未減，但泉下用錢，以人間所焚楮，一束止作一錢，惟鑿之有紋者，每錠直白金半兩。予以貧故，不能為力。洪州距此千餘里，今亟往，暫寓周吉甫肆中，若三日夜不返，則便成永別矣。」言訖復瞑。洪州之說，竟不及詳。迨三日後，聞庭中鬼哭聲，始加棺殮。嗚呼，黃生評駁人文，特細故耳，乃冥司不察，輕准訟辭，不亦冤乎！抑數果止於此乎？至椽吏舞文亂法，賄賂橫行，與陽世無異，則尤可怪也。

雲間著述

本朝以來，吾郡著書者絕少。以予目之所見，則有顧貢生開雍有《滇南記事》一卷，王貢生沄有《紀游草》四卷，宋副憲徵與有《金剛經注解》三卷，《東村紀事》一卷，盧先生元昌有《分國左傳》〇六卷，《杜詩闡》三〇四卷，諸進士嗣鄧有《九峰志》〇卷，范文學形孤有《繡江集》二卷，林貢生子卿有《通鑑本末》一百卷，許觀察纘曾有《日南雜記》二卷。予亦有《三岡識略》〇卷，《續識略》未定卷，《盍簪感逝錄》二卷，未知將來得附於諸君子之末否也。

舍利

湖廣漢陽府離城二〇里，有古剎，中一遊僧，力修善果，能曉夜誦經不輟。叩以鄉貫姓名，俱不答。寺僧頗以〇目之。及將回首，囑眾僧曰：「死必焚吾。」既焚，身端坐不傾，得舍利數〇顆，五色燦然，始知其生平蓋默有所得，不以告人，惜莫舉其名與字云。余淡心懷說。

冬行春令

自孟冬至臘盡，兩雪俱無，天氣暖如仲春。予紀以詩云：「兩雪全無氣更溫，蕭疏三徑長苔痕。預支鶴舫尋山寺，早放蜂衙上簾門。吏急頻年空杼柚，官思留客減豚雞。朝來銀鹿驚相報，溪畔寒梅反舊魂。」

三吳風俗〇六則

風俗之日趨於下也，猶江湖之流而不返也，然未有甚於今日者。歲暮多暇，約略數端，以志感慨云。

明初崇尚儉約，內服以松江三梭布為之，不用綾絹。今市井小人，皆不屑以此製褻衣，而富貴子弟無論矣。

蘇松習尚奢華，一紳宴馬總兵逢知，珍奇羅列，雞鵝等件，率一對為一盆，水果高六七尺，甘蔗牌坊下可走三四歲兒。視明季，直土礪土簷耳。

前朝縉紳，類能自重，當事亦接之惟謹。邇來士大夫日賤，官長日尊，於是曲意奉承，備極卑污，甚至生子遣女，厚禮獻媚，立碑造祠，僕僕跪拜。此輩氣燄愈盛，視為當然，彼此效尤，恬不為怪。以父母付畀之身，而屈體辱受，不自愛惜如此。噫，亦醜矣。

各衙門差役，俱有定數，多者不過數〇人。晚近事廣弊繁，地方奸猾及富人避役者，皆投充其上下衙門，串成一局，把持挾詐，無所不至。薦紳中有一二寡廉恥者，聯為宗族，揖為上賓，信乎衣冠掃地矣。

明嘉靖六、七年，諸生與縣令，體統懸絕。後聞縣官上任，諸生有通賀儀者。未幾，具花幣賀太守矣。今則白丁銅臭，不惜醜遺，皆得與郡守抗禮主賓，談宴諧謔，無所不至，區區邑令，又何足數耶。

諺曰：「世治尚文，世亂尚武。」二者缺一不可。前朝重文廢武，今朝儒行自為棄物。相傳一甲科謁撫軍，接之甚倨。續有武弁晉謁，笑語款洽，臨別謂曰：「適見一進士，相貌堂堂，所惜者出自異途耳。」可歎更可笑也。

吳下素稱澆薄，然士君子護惜名義，縉紳廉潔者多，營利者少，士子讀書者多，干謁者少。今則反是，於是一夫發難，列款揭帖，幾遍天下。小人往往挾持君子，體統遂不可問矣。

余為諸生時，見婦人梳髮，高三寸許，號為「新樣」。年來漸高至六七寸，蓬鬆光潤，謂之「牡丹頭」，皆用假髮襯墊，其重至不可舉首。又仕宦家或辮髮螺髻，珠寶錯落，烏靴亮〇，貂皮抹額，閨閣風流，不堪寓目，而彼自以為逢時之制也。

明季服煙有禁，惟閩人幼而習之，他處百無一二也。近日賓主相見，以此鳴敬，俛仰涕唾，惡態畢具。始則城市服之，已而沿

及鄉村矣。始猶男子服之，既而遍滿閭閻矣。習俗移人，正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今不惟遍滿閭閻，漸而孩提之童俱服之矣。豈不駭哉！

三吳人文，甲於遠近，家弦戶誦，不必世家。邇來徵徭之害，遍及橫經，郡邑下僚，皆得而辱之，鞭撻縲紲，與奴隸無異。詩書禮義之風蕩然矣。

「官無大小，皆稱曰老；人無老幼，皆稱曰翁。」此四語見前朝奏疏中，然猶為士大夫言之。今市魁廝養，互相呼謂，居之不疑。上下不分，而體統莫辨。狐裘雖敝，乃以補黃狗之皮，毋乃不可乎？

前朝未嘗無差徭之擾，乃據予所目睹，其時貧富熙熙，各安其生。今本朝寬大，近古所無，且蠲詔屢下，而百姓貧者益貧，即富者亦有日蹙之勢。細思其故，則牧民者為之也。當預徵之令乍頒，虎差四出，索金錢，婪酒食，咆哮罵詈，各飽所欲，而正供先耗其一矣。百計完官，膏血垂竭，乃忽創為拿虧之說，任意輕重，額外誅求，而正供耗其二矣。錢糧完欠，權在經承，皆係衙門積蠹。厚賄者雖產多額重，亦可經歲懸欠；產薄者力不能分，則簽票紛紜，敲撲慘酷，勢不得不多方借貸以賂之，而正供耗其三矣。甚至私派不一而足，如海塘、江工之類，何歲無之？郡邑串成一局，愚民含冤，束手待斃，而正供耗其四矣。四耗之外，尚有不能盡悉者，然則國家課稅，大率入官吏之橐，無怪乎逋負者之比比也。

古人重墓志，必求名公鉅卿以表其墓，猶恐未悉其生平，故以行述先之。邇來為人子者，慮親之隱德不彰，往往自狀其父母，理無不可，然須使親能受，庶子心亦安。今之人譽言過當，本無一長可見，而以為功德赫奕也；素鮮文望，以為可比蹤韓、柳也；才知點畫，以為可追配鍾、王也；略解韻書，以為可上並杜、李也。連篇累牘，俱屬子虛。死而有知，當含愧於地下矣。而人子方裝潢成帙，遍處贈人，識者能無掩口乎？

曩昔士大夫以清望為重，鄉里富人，羞與為伍，有攀附者，必峻絕之。今人崇尚財貨，見有擁厚貨者，反屈體降志，或訂忘形之交，或結婚姻之雅，而窺其處心積慮，不過利我財耳。遂使此輩忘其本來，趾高氣揚，傲然自得。究之貧富一定，彼此兩傷，始密終睽，後悔莫及，竟何益之有哉？予行年七□，不名一錢，方以此自幸。乃近有以「清曠」二字相譏笑者，俗人之見也。

春元用布圍轎，自嘉靖乙卯張德諭始，此何元朗所志慨也。夫士子既登賢書，肩輿亦不為過，乃昔賢猶或非之。近開捐納之例，於是紳之子，村市之夫，輦費而往，歸以紳自命，張蓋乘輿，僕從如雲，持大字刺，充斥衢巷，揚揚自得。此又人心之漓者愈漓，而世道之下者愈下也。

蕤鄉贅客自述

贅客者，江南松江華亭縣人也。姓董，名含，字閻石，一字榕城，晚號蕤鄉贅客。始祖籍河南，元末避亂渡江，卜居五葦。再傳而族始大，如幼海忠節公、思白文敏公，名賢輩出。先大父邃初公，萬曆癸未進士，歷任左副都御史，吏部左侍郎。為御史時，剿寇禦敵，勛業爛焉。受明懷宗皇帝寵眷，虛塚宰、總憲二篆，命兼攝之。居官釐奸剔弊，進賢退不肖，公忠亢直，不能委蛇，為忌者所中，乞骸骨歸。先考仲隆公，性軒爽，不事生產，喜急人之難，為文穎異絕倫，既屢困場屋，遂棄經生業，與母氏殷太孺人隱居東墅，論者謂可追蹤鹿門云。予幼苦多疾，七齡入小學，逾年，被病廢業。又二年，復病，幾不起，幸而獲全。□三學作文，□五補博士弟子員。□七八，下帷發憤，覃思腐毫，寢食都廢。兩親愛護倍至，扃戶禁之。予晝則抉窗潛入，昏時儲火甕中，候人靜吹燈起讀，丙夜不輟。□九，行冠禮。二□，娶蔣氏，甲戌進士給諫元益公女也。是秋，避兵，轉徙浦東。二□三，出應本朝學使者檄。二□四，續娶文學蔣公爾翰女。二□六，始赴棘闈。時社事方興，與海內名流贈竊，訂車笠盟，扁舟往來於吳山越水之間，交遊日進。二□九，重踏省門，受知於溧陽尹江右邱公。隨計吏待詔公車，報罷。三□一，丁先府君艱，讀禮之暇，掩關力學，縱覽群籍。聞他處有異書，輒躬往借，閱畢鄭重歸之。或買或手抄，必竭吾之力而止。三□四，以雲貴蕩平，再舉會試，下第歸。敝廬數椽，傍水負郭，與二三同志，賦詩浮白，襟期豪上，寄意絲邈，常與世迕。三□六，復與弟俞同過昭王之臺，為澤州太宰陳公說岩所賞拔，然數年來躑躅風塵，車殆馬煩，意緒已非昔比矣。殿對進呈，太師益都亭孫公擬予卷第一，或以為不可，公偕大司馬真定梁公玉立爭之力，不可得，置二甲第二。輦上諸公，俱為惋惜，孫公召予相對泣，慰勉有加。予不肖，賦命窮薄，辜負師恩多矣。是夏辦事銓曹，仲秋理歸棹。未幾，名列奏銷錢糧案，被黜者幾二百人，予亦屏居田里。回思往事，恍如一夢，然蕉鹿之是非，塞馬之得喪，於我何有焉。三□九，再娶海虞趙中允士春公女。四□一，慈親見背。四□六，始舉第一子，自是連舉六男、四女。旋遭移藩之變，時事紛擾，遂絕意仕進。經史在左，琴尊在右，松風冷然，雜花繞牖，榮瘁不入於胸，妍媸不掛於口，雖有華袞，弗與易矣。性本孤介，不善治生，尤不喜見俗人，杜門者□日常八九。每晨興，抱甕灌園，事畢課諸兒文義，間出酬酢。午後或泛濫陳編，或採纂軼事，或坐或臥，或信手拈小詩，不拘體裁，不計工拙。長夏則晞髮行吟，頹然自放。向多四方之交，客有見詣者，雖不能具賓主禮，必典衣貰酒，相與網羅古今，商榷風雅，握手談心，款款不忍別。以故予願交天下士，而天下士亦莫予棄也。夫麋鹿之性，高蹈山林，薄柳之姿，久耽邱壑，從此棲神寂寞，絕跡塵埃矣。歲籥侵尋，懶散彌甚，偃仰吐納，頗修龍□之術。遇良辰佳景，攜雙童，躡短屐，登山臨水，不廢遊覽。此外嗜好都盡，牀頭惟存《漢書》數冊、《白傳集》一帙，興到誦《南華經》一二篇，豈敢鄙夷人世，聊用自安其拙云爾。今年已逾甲子，幸齒未盡脫，鬚鬢白僅數莖，步履猶健。行將去城市，與野夫牧豎為伍，時而挾冊，時而荷鋤，時而策杖尋僧，時而圍棋賭酒。寵辱俱忘，禍患不及，僕之所得於天者，不既多乎？且予自少寡外慕，好靜惡喧，畏近權勢。孫公、陳公，屢見招，竟未能赴。見人作富貴態，背輒諍諫然汗下。坐此迂僻，為俗所棄，亦因是頗獲間曠。惟積習未除，從朝至暮，手未嘗釋卷。其所撰述，已刻者有《古樂府》二卷，《閔離草》四卷，《閒居稿》三卷，《北渚草》二卷，《林史》一卷，《山游草》二卷。未刻者有《三岡識略》□卷，《續識略》□卷，《盍簪感逝錄》二卷，《安蔬堂詩稿》□卷為一集，聊藉以耗壯志，遣餘年。茲者兒輩漸長成，但能讀父書，足矣。吾家墳墓，距東郊□餘里，先大父少宰公拮据成之，林本蒼然，煙水環繞。予不肖，厄於命，弗克顯揚，顧一生所為，可對黍影，即歸老於先人之傍，復何愧哉！又生平不與人為仇，而人往往嫉予，曲加詆毀，終不與較。乃其人輒自斃，每憮然者久之。又少時病危者二，從石樑墮馬一，覆舟者一，為馬所踐者一，可以死而不死，茲之所得，皆餘生也。今與家人約：俟諸兒婚配畢，量析薄產，與各母管領，一切瑣事，禁勿入我耳。邇來希風向平、天隨子、桑□翁諸人，誓為山澤之游。乘興便發，任其所之，慎勿阻我。愧乏陸賈橐中裝遺汝，慢我者亦勿問。身後之計，達人所羞，悉聽汝輩。所恨生子差晚，不能早置身方以外，猶□人寰耳。息壤在彼，其勿違我言。

今人行述，大率溢美，閱之令人愧汗，死而有知，當掩面於地下矣。予偶拈此，還復自笑。念性既疏慵，命更蹇薄，一生鹿鹿，不過如斯，恥作一逾分語。身後即以此為行狀，勿煩他人也。贅客手識。

補遺

南巡

康熙二□八年己巳正月初九日，皇上南巡狩，至於會稽，蠲江南賦二百二□餘萬。所經之地，結彩懸燈，焚香燃燭，以望臨幸。士女皆豔妝擁觀，自上元至二月盡乃止。我郡彩棚，亦綿互二□里，遊人喧闐，鼓吹之聲，徹夜不絕。予作《南巡歌》八首以紀之曰：「鸞輿端月便南巡，又聽蠲租詔語新。鹵簿不施仙仗近，安排香案拜皇仁。」「晴雪初消兔影翻，繞城簫鼓夜還喧。那知花市春將半，火樹星橋勝上元。」「鐵馬朱旗耀日昏，錦帆南下疾如奔。蘇臺隋苑繁華地，爭擁珠簾看至尊。」「繡幔如虹簇彩球，千門燈火待宸游。內官競說吳閩好，遮莫江南第一州。」「鳳舞龍飛五百年，六橋花柳最鮮妍。君恩不禁行人看，放鶴河頭泊御船。」「越山晴旭照行宮，樹色濤聲輦路中。廟閃靈旗臨禹殿，千秋疏鑿一般功。」「長江一道路逶迤，夾岸青楊未吐絲。翠輦暫應留北固，漁人拋網打銀鱗。」「祥雲縹緲護金輿，探得靈符禹穴書。欲鑿吾山填瓠子，漢家功業定誰如。」

設醮祈釋

閏三月□一日，華亭教諭舉人尚元調，奉檄修葺文廟，見學宮地為營丁侵踞，謀復之，遂按射圃故址，築牆為界。有盛重潤、楊有功者，久占基地，反以擅奪營房訟之楊將軍捷。將軍性慧，不知尊師之誼，大加譴責。二警勢益張，擁眾至明倫堂，鼓噪辱罵。元調懷憤莫訴，遂自縊。臺臣河東道御史阮爾詢，特疏參之。奉旨：「這所參事情，著楊捷自行查明回奏。」久之，事得寢。後將軍晨興欲出，忽遇元調於寢門，張目嚼齒，厥狀甚怒。大驚失色，急召黃冠，建醮七日，以祈釋怨。聞者笑之。

負心報元調之死也，既因爭鬻宮之地，又以學宮之西，向有鬻圃，變家產三百餘金，規為興復計。有衙蠹張禹辰者，充元調記室，委以心膂。其人貪而無義，工未畢，竊金去。怨恨無所發洩，適遭營兵所辱，遂投繯。張聞驚怖，闔戶不敢出。季夏之八日，漏下三鼓，忽聞叩門聲甚厲，禹辰披衣起，秉燭出視，燭忽滅，彷彿見一人，自外突入，急呼家人遍索，寂無所睹。少頃，禹辰臥室聞銀鏽聲，啟視，已自繫死矣。二人之殞，相去不過兩月耳。吁，孰謂無天道哉！

端午夏至

五月初五日庚子，卯刻夏至。

西鄰鶴

西鄰有雙鶴，主人韋氏，蓋將種也，以凡禽遇之，畜於馬廄，侶以雞鷩。予偶過其傍，引吭哀鳴，若將有所訴者，因悲而為之賦曰：「西鄰雙白鶴，姿性本孤潔。止必依洲渚，飛必集巖穴。潛德師鸞鳳，羽族羞並列。朝餐沆瀣兮夕憩雲屏，身翔寥廓兮足踏青冥。和鳴振清角，逸翮騎仙靈。胡為墮塵寰，躑躅牛羊間。爾曷不游峻嶒之宮，巢蓬萊之松。卑棲易受侮，嘹唳難為容。刷汝搏風翎，奪汝凌霄蹤。主人不我惜，安能萬里常相從。」

松郡大荒

七月二□七至二□九，連日暴風，晝夜不息。風之所向無定，禾盡偃。農人大恐。至季秋三日，時久旱，忽天氣鬱蒸，不云而雷，苗皆枯，木棉豆花，俱於數日內脫落。於是四鄰田有全荒者，有及半者，有每畝收止一二斗者。奸佃藉口歲凶，粒米不償，甚至結黨抗拒，官府不之禁。田主束手無策，相顧浩歎而已。乃巡撫洪之傑不以入告，方取到句容縣青苗一束，繪「嘉禾圖」上獻。可發一笑也。里人盧元昌作詩志慨曰：「固窮甘儉食，垂老遇奇荒。百歲人希邁，三吳事可商。探丸竟白日，肱篋到黃堂。時府公被劫。我粟無升斗，開門亦不妨。」

酷吏

粵東舉人張庚，來尹青邑，才器褊淺，遇事竟日不能決，下筆判字，往往多誤，為胥吏輩所竊笑。性奇酷，不問曲直，大約以鞭撻從事。一人漚糧不完，杖之四□。一人全完，杖如前。其人不屈，叱曰：「汝何完遲？故應同罰也。」其昏暴如此。不一年，參革去。

慘殺之報

北人張君羽明，前守我郡，有能名，忽構大獄，第五卷中載之詳矣。未幾黜官，居金陵。性豪侈，既被擯，神氣沮喪，鬱鬱不得志。久之臥病，恍若有睹，日夜呼家人圍繞。一日，盡遣出。有老僕怪之，穴牆潛窺。見樑上一鬼，厥狀頗猙獰，額有兩角，手操鐵槌，躍而下，奮槌擊其背。隨有斬頭瀝血數□百人，蜂擁而入。家人輩持刀急出救，但見目閉手顫，遍體皆青腫，呼號半日而卒。夫天道神明，張君無端慘殺多命，豈能逃冥誅哉？雖報有遲速，不足怪也。

盧先生

盧先生元昌，晚自號半林居士，湛思經術，晝夜不輟，尤精注疏，所評月旦，傾動海內。素善飲酒，喜長嘯，每當高會，浮白拊掌，千人辟易。苟非同志者，白眼睨視，不接一談，時人往往畏而謗之。晚歲著述益富，雖病不廢筆墨。竊怪天下妄庸之流，取科第如拾芥，而獨於二三魁奇磊落之士，一若故靳之，俾顛仆偃蹇，終身淪沒，不獲展一日之志。豈天之忌才，果若此哉？或得者未必是，而失者未必非歟？抑豐於名者，必嗇於遇歟？悲夫！

贈女

予上元後二日，忽遍體作痛。春盡夏初，延醫診之，或云痛風，或云濕痰，或謂此痿躄之症，築舍紛紛，訖無定見，因絕藥餌。至深秋，疾勢漸減。然經年抱痾，憔悴支離，莫可名狀。幼女才九齡，聰慧殊常兒，已能奉侍湯藥，承歡膝下，稍慰悶懷。作詩贈之曰：「宛轉憐嬌女，晨昏膝綉多。折花簪小髻，撲蝶捧輕羅。箋襲偷描字，奩開學畫蛾。他年同月上，長伴病維摩。」

蚊起

七月二□三、二□四日，越中餘姚、上虞、慈谿等縣起蚊，山水驟發，高丈餘，田禾房屋，淹沒者甚眾。

蟲災

二□四至二□六，連日大風，既而溽暑鬱蒸。禾心旋細蟲，齧傷者□之七八。木棉為風簸搖，□不存一。我郡復大荒，較上年尤甚，而郡邑吏方申文，報□分全熟。至蘇、浙接壤，蟲不為害，何松民之獨罹此厄乎！余作《匿荒行》以紀之云：「去年旱災荒過半，粒食雖艱價差賤。今年蟲災不可說，齧斷禾心枯乾遍。磨鎌垂割苗已空，遮陌連畦白如霰。一石才贖一斗穀，稻莖狼籍根零亂。奸農恣食復竊藏，升斗肯呈田主面。僕夫到鄉傳憲檄，擇日開倉急流電。發言未畢幾被縛，結黨持刀如拒戰。縣官勘災下村落，初亦攢眉減歡晏。豈料移荒反報熟，剗髓敲筋憑判斷。虎差索錢朝打門，使氣咆哮聲未善。傷哉此冤將安訴，百歲老翁幾經見？吳閭李地接壤，獨怪吾鄉罹此變。賣兒換米償未足，眼見流離死他縣。低昂詎敢尤蒼穹，積孽或遭天所譴。嗟予薄田止二頃，一粒何從供午膳？甌歛稅迫妻孥愁，為此踟躕疏筆硯。誰將此情達至尊，滿目瘡痍願顧眷。賤子飢寒何足云，瘦來鶴背乘差便。」

□六月產子

海虞有祝生者，妻嚴氏，懷妊□五月不產，延醫診之。曰：「中有蓄血，結而成痞。」或又曰：「此係蟲疾，非孕也。」投以藥，俱不效。又逾月，產一男。然則□四月生者，未足為異也。

宿生訟師

上海庠生曹匯文，挈伴赴江寧應試。於仲秋之七日，驟感寒疾，遍體發熱。至□二日，勢甚劇，忽有皂衣人迫至一處，仰視見文昌及漢壽亭侯列坐殿上，曹俯伏階下，訊其宿生殺人事，押付地下主者。曹哀懇：讀書半生，從無他愆，且此事茫然不知，況老母在堂，年已垂暮，乞終養就罪。不許。又乞暫釋，歸理家事。關公忽震怒，即有數隸持杖至，鞭背二□，叱曰：「汝罪頗重，冤對相待已久，可自往辨之。」遂驅之出門，見門外一人，自稱麥二，云四□年前，曹曾為訟師，陷其一家性命，仇恨切齒，即以銀鏽鑿頸，曳之同行。曹長跪祈緩，麥二曰：「昔汝詞狀中，肯寬我一命否耶？」因忽悟宿事，瞥然驚醒。神氣沮喪，急索紙書家報，叮嚀同寓友曰：「我此番光景甚惡，恐不及回家矣。煩致家人。」並囑料理後事。於是扶病解維，口已不能言。舟至黃渡，距家才七□里，連呼腹痛而死。

奇寒

臘月初四日，薄暮雪。翌日，雪愈甚，牛馬縮如蝟毛。旬有五，寒威不解，滴水成堅冰，往來路絕。二□日，河始開。有夜航從浦東歸，至魯家匯，為冰凌撞破舟平，沉死者三□七人。廿八日，又大雪盈尺。居人手足皸瘃，闔戶不敢出，凍死於道者，比比而是。據百歲老人云，有生以來所希觀也。

春雪

康熙三□年辛未元旦，積雪未消。初六日雪，人日又雪，穀日雪尤劇。九日，復大雪。□八日漏二下，忽暴風起，雨雪交作。予閉戶塞竇，不禁凜栗，因記之曰：「臘雪連春雪，春寒勝臘寒。凍梅舒萼晚，渴鷺啄冰難。稅急衣頻典，年荒甕久乾。舊游零落

盡，何處覓新歡。」

張將軍

張大將軍旺，性豪爽，長於將略。其為人謙虛下士，和氣近人，與予輩握手論交，款款不倦。每得四方佳果異味，必分貽士大夫。不甚識字，而文書往來，皆臥而聽之，以意判決，百不失一。亦一異人也。

雷擊蜈蚣

孟夏二□四日，薄暮大雷雨。張堰大石地方，有柳樹高數丈，劈為二，中有蜈蚣長八九尺，擊死於地，已失其首，其色紺碧。或云頂有珠，為龍取去。或言屢出為害，故被擊。按《南越志》載，蜈蚣長百步，頭如車箱，剖之得肉一百二□斤。

龜鑑

胡文定公曰：「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，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。若事事足意，便有些不好事出來。」予觀今日宦途通顯諸公，或未路不終，或中道蹉跌，文定此言，可謂千古龜鑑。

龍陣

六月初一日，淮安府城午後陡起暴風，天地晦冥。有龍自喬家園起，至新城下關晏公廟東去，拖倒房屋一千餘間，居民壓死者無數。

佘山起蛟

二□四日，佘山塔後地中有聲如雷，自辰至未，忽大雨傾注，平地水高三尺，有蛟兩角，裂地而出。又猛將廟地方，銀杏一株，大數圍，龍過其上，連根拔去，根大如屋，有卵二斗許，形如鵝子，堆積其下，不知何物。

肉身變牛

七月初七日，婁邑秦望山之陽，有居民金禹亭者，性兇惡，喜訟，老而彌甚。是日忽謂其子曰：「我孽報將至。明晨便不食矣。今日佳辰，可速治盛饌以饗吾。」子聞之，駭不敢問，果多置酒饌，以燕其父。飲畢，各歸寢。夜將半，大風繞室，良久，聞啟戶聲。急吹火視之，則牀已空矣，於是闔家起覓，乃見父在菜園中，額上生二肉角，長二寸許，眼橫口哆，宛然一老牯也，但體無毛耳。兩手已變牛蹄，後二足尚如故，與之食不食，惟伏地噉草，噉畢，猶能人立。遠近觀者踵相接，或呼其名，垂淚不止。吾聞作惡之人，有死後墮畜趣者，生前現報，古籍中間載一二，然未敢深信，不意真有其事也。第怪人世巨愆，不一而足，往往席豐享厚，乃一介小人，獨受斯報，豈報之於地下者較甚人間歟？抑或借此懲一以警百歟？吁，可畏也已。或云，名史吾白，未知孰是。

海舟覆沒

閏七月。粵東洋船至浙江，順風揚帆，不數日便達，取利甚厚。時有海商，聯四□餘舟，行至中途，暴風忽發，海天昏黑，怒濤如山，檣樁悉摧壞，長年力不能支，三□餘舟俱覆沒，死者幾二千人。夫泛海獲利雖倍，然乘危冒險，以父母付畀之軀而填蛟龍不測之窟，利於何有乎？顧愚民猶往來如驚，而富家巨室，亦不免隨眾為之，我所不解也。

聖諭

今上皇帝豁達大度，王路蕩平，而輦上君子，間有懷報復，致互相訐者。於是刁風四起，動以紳宦為辭，揭訟紛紜，冠履倒置，士大夫皆重足而立。上知之，遂傳諭云：「從來致治之道，在正人心。人心偏私，則詐偽日生，習俗滋敝。朕崇尚德教，期與中外臣民共適於寬大和平，凡大小諸臣素經拔擢，咸感恩禮下逮，曲全始終。即或罹咎罷斥，仍令各安田里，樂業遂生。乃近見內外各官，間有彼此傾軋，黨同伐異，私怨相尋，牽連報復。或代人糾參，陰為主使，業已解職，仍復推求不止，株連逮於子弟，顛覆及於身家。甚且市井奸民，亦得借端凌侮，滅紀傷化，不可勝言。朕總攬幾務三□年，情態最悉。倘因仍陋習，益致蔓延，殊非朝廷俯體臣工、保全愛惜之意。夫讒媚嫉之害，歷代皆有，而明季為甚。公家之事，置若罔聞，樹黨誑陷，禍延國祚，深切痛恨。自今以往，內外大小諸臣，盡蠲私憤，共矢公忠，豈獨國事有裨，亦身名俱泰。倘執迷不悟，復蹈前非，朕將窮極根株，悉坐以交結朋黨之罪。」大哉王言，自有此諭，而在朝在籍，庶得安枕而寢矣。

修海

松郡去海不百里，每秋夏之交，颶發海溢，沿海居民，屢遭漂沒。舊所築捍海塘，皆壘土為之，勢不能與海爭，而碱水沖入，田禾多淹死者。明季谷城方相國岳貢守吾郡，謂必易以石，庶可為久長計，毅然以身任之。決歲建石塘二百八□九丈有奇。後續建石塘二百六□三丈有奇，官給贖緩，士民樂輸，計費料價工食四萬餘兩。木深工堅，石齒牝合，霖潦無虞，至於今，享其成者已逾一甲子矣。近海潮衝激，石塘漸圯，碱流復侵內地。官府商所以御之者，於是私派康熙二□九年每畝六文，私派三□年每畝二文。有華亭尹某，設櫃苛斂，虎差咆哮，坐逼銀錢。既集，府縣朋分，胥役土蠹，互相侵沒，所費不過千餘金，而浮派者已□餘倍矣。予作《築塘謠》曰：「朝築塘，暮築塘。我從塘上行，天水何茫茫。憶昔彩石東海東，蜿蜒萬丈浮長虹。谷城相君舊作邦，手撐半壁排鴻濛。只今已隔七□載，故壘摧頽跡猶在。如山雪浪恣奔騰，竊恐桑田變成海。縣官坐公署，慨然議重修。按畝派金錢，急公誰敢尤。令嚴斂逾萬，所費才及千。其餘勢尚緩，剝肉情堪憐。官府歌呼胥隸賀，分得官錢作私課。摩牙吮血意未休，炎荒那管人飢餓。天吳象罔何鳴張，年年估價計亦良。簿書開銷報功速，粉飾聊遮眾人目。國事全憑肉食謀，主恩民力兩難酬。君不見，微禽尚矢填波願，邑女空懷添室憂。」

元旦日食

康熙三□一年壬申元旦，日有食之。午後雨，黃氣四塞。

蠲漕

上諭戶部：「朕撫御區宇以來，額徵錢糧，屢次蠲豁。惟歲運糧米，時切軫念。今除河南省明歲免徵外，其湖廣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蘇、安徽、山東，著自三□一年始，以次蠲免一年，以紓民力。」上念切民生，一至於此，真曠代所希觀也。

野史氏曰：今上登極以來，蠲稅之詔屢下，甚至額徵地丁、歲運糧米，有全蠲者。嗚呼，我皇上之軫息民隱，何其至也！故能膏澤旁流，仁風遠播。天變地震，不足為我虞；封豕長蛇，不足為我害。群黎望幸，薄海歸心。《書》曰：「元後作民父母。」

《易》曰：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」國家億兆萬年無疆之業，俱肇於此矣。

雄雞生卵

二月廿九日，提標左營韋元鼎廨中，雄雞連生二卵。

羊知感恩

四月，金華武康山中，有巨羊與虎鬥，一日夜不分勝負。久之，羊力不能支，走避民舍，虎亦捨之去。地方以羊體大過牛，目所不經見，縛送縣。縣官念其力能抗虎，當有靈異，且頸間懸一銅牌，字模糊不可辨，想已逾千年，特命釋之。羊至大門，戀戀不肯行，偃臥階下，眾逐之。次早，又至。又次日，復至。三日後乃長往，蓋似感再生之恩，不忍遽去也。今之人往往有受恩反噬者，有愧此羊多矣。

聖教序

前明一邊帥，以《聖教序》進之福清葉相君。相君堅卻之。時吾郡有司務呂君者，從旁慫恿，以為墨林韻事，非同簞。福清因收之，即移贈司務，呂氏奉為世珍。俞氏以藏本索題，與昔所見無異，不審即是此本否也。

幼慧

越西薛生者，世業儒，生一子，四歲能識字，九齡通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三經，間為小詩，托筆即成。其父母疑為鬼物所

憑，不甚喜之。未幾，殤於痘。昔項橐七齡，為孔子師。《法華經》八歲龍女，南方作佛，便成正覺。蓋智慧所稟，初不限老少也。

三秦大荒

秦中自去秋大飢，至是夏，麥復不實，人相食，草根木皮俱盡，石米價騰至數兩。西安、鳳翔尤甚。上憂之，亟命輦金拯濟，並開軫恤事例，省中大兵，發往各邊就食。三秦地方廣闊，民氣勁疾，非袖手待斃者，不可不早為之所也。

鄂王靈應

八月，上海縣向有岳忠武祠，不知何年所建。神於地方無專轄，祭饗寥落，棟宇傾圮。邑紳張君錫懌，素好事，屢過祠前，不甚加敬。忽一日，撤去神像，改塑痘神。親友力諫止之，不聽。同邑有滕生世禎，與張狎，夜半夢至一官署，如王侯邸第，旁有人指示之曰：「此岳王廟也。」中門嚴扃，滕立右角門，遙見張立左角門。見鬼判二，自內出，面一白一黔，相謂曰：「此二人俱獲罪，限□日內令頸後各生一疽。」白面者辭氣頗和，曰：「尚可解釋否？」黔者勃然怒曰：「罪重不可宥也。」乃各押一人去。不數武，遇一白鬚老翁，語滕生：「汝所犯甚輕。」將手中所執拂拂其頸，曰：「去去！可無患矣。」生惕然而醒，彷徨悚懼。適與張君會飲，以夢告之。大恚曰：「夢寐中事，安足信？爾乃妄言謗吾！」連以大白浮之，且云：「不驗，當受重罰！」生不敢復言而退。是夕，張君彷彿見絳袍玉帶真人坐堂上，從者甚眾，呼張名而叱之曰：「汝何人斯？而敢擅毀吾像！罪當死。」隨有一甲士持刀砍之。叩頭乞哀，似夢非夢，驚寤，汗流浹背，披衣起，遍話之於家人，神色沮喪。日午，即覺頸後微癢。詰朝，似蜂螫者，急延醫治之。曰：「此對口疽也，雖初起而毒氣蔓延，勢已不可遏矣。」久之，瘡口漸大，肩背如負重石，痛楚叫號，莫可名狀，諸醫相顧束手。於是大發金錢，修葺廟宇，迎還神像。家人邀巫師，具盛筵，日夜匍匐叩禱，擾擾者數月。未幾，咽喉潰爛，頸項不絕如線，逾年竟死焉。夫自古迄今，忠義如王者，能有幾人？上自君相，下至販夫販婦，莫不敬而仰之。張君讀書仕宦，乃恣行無忌，其受冥責，亦自取之也。偶閱《宋史》，有羅汝楫者，附秦檜，誣陷忠武，罷其樞筦。後其子願如鄂州，不敢入王廟，然自念此地有治跡，姑往祀之。甫拜，遽卒於像前。其忠烈之氣，凜凜可畏如此。

半截人

九月，華亭縣西關昇平巷民家產一子，上半截具人形，而頭稍尖，尻有犬尾，兩足如雞距。

江上老梅

江上有韓氏園者，大數□畝，亭榭幽深，泉石窈窕，頗擅勝概。今雖漸就荒蕪，而虬松蒼檜，猶有存者。其最異者，則有老梅六七百株，夭矯離奇，橫斜古怪，或根幹盤曲，或孤枝挺秀，莫不撐空蔽日，下可坐二□餘人，望之奇形詭狀，驚心駭目，真大江以南所希觀者。聞主人係武夫，不審子孫何以能守而勿失？想當有鬼神為之呵護也。余與松陵徐君，冒寒往訪，坐臥其下，幾不忍別，因題其壁云：「韓家池館何空闊，石磴嵒嶒樹繆結。荔牆松徑半摧頽，廿畝寒梅猶繞列。撐空蜿蜒幾百株，閱歲荒唐傲霜雪。疏枝突兀山鬼騫，瘦幹幹雷斧裂。側出疑拖老蛟尾，凝脂似染妖蟻血。高者森森聳孤秀，低處橫行盤屈折。或偃或立那能狀，皮脫蒼鱗肌繡織。遙想開時萬玉妃，幽香迴與凡花別。我今重到坐其下，夭矯騰拏驚吐舌。天公巧植幻詭怪，一一姿標擅奇絕。藐姑仙人為守護，縱有精靈敢偷竊。奚須遠探羅浮春，日日來看休暫輟。」

黃沙

二月□八日酉刻，天雨黃沙，濛濛如霧，窗戶几席，以及密室之內，重茵復幕，無不堆積。逾兩日始止。

日暈

六月初五日午刻，日暈，內作青色，外有赤黃暈二重，至申始滅。據《觀象玩占》曰：「日有赤暈兩重，主旱。」又曰：「赤暈再重，其地蝗旱多盜。黃暈再重，歲災兵起。青暈再重，穀貴。」時久旱，東南風不息，民情皇皇，天變屢見。嘗閱釋典，曰閻浮提中，除大海水，中間大小國不可勝數，一國人同感惡緣，一切不祥境界，或見二日，或見兩月，乃至暈適佩、慧孛星流、負耳虹霓，種種惡相，但見此國，彼國眾生，不聞不見。豈上天懸象，果有見、有不見耶？抑我鄉獨感惡緣，故再三垂示耶？世尊之說，或不誣也。

雞四足

華亭尹署，育一雞，四足，後二足聯接尾間，不能立。有周生館於其家，親見之。

閩中自縊

八月，江南秋闈首場，有歲字六□一號生，係上江人，年方強仕，氣貌雄偉。既入號房，與鄰號生劇談，久而不倦。丙夜，忽寂然。既而聞涕泣聲，又聞跳擲聲。亟起視之，則已解帶自縊死矣。

鼉精

九月初二日昏刻，忽風雨暴至，有物從東南來。東關居民，闔戶潛窺，睹黑氣亙天，中一物蜿蜒，尾垂及地，兩目大如箕，火光四射，一路拖倒殿宇廬舍，不計其數。榆柳大數圍，俱從空掉下。有夜航方行，吸至高岸，老幼壓溺死者甚眾。或言乃妖鼉為怪，鼉駕風前行，有金甲神騎馬執戈，率兵千餘，從後逐之，旌旗蔽空，向西北而去。

冥犯

春申浦有渡，曰巨漕，官置渡船，以便行旅往來，其來已久。有農民□九人問渡，已解纜，後有二人續至。岸傍一小兒，牽其衣謂曰：「舟中想係犯罪之人，皆鎖頸銬手，爾可勿往。」二人謂其戲言，且見在舟者半屬相識，遂叱小兒去，奮身登舟。至中流，天氣晴和，舟忽自覆，□九人俱死，惟二人獲免。

殺夫

有一民家婦，與鄰人奸，情好甚密。其夫久客，一夕歸。醉之以酒，與姦夫持斧砍殺，復碎剝其骨肉，納二大甕中，將乘黑夜拋諸河。為捕人所覺，執送官。時姦夫已逸，命將此婦去衣服，立時杖死。惜刑未蔽厥辜耳。此又地方一異事也。

犬怪

左鄰畜一牝犬，一乳四犬，中一犬三足，一犬頭有兩角。

三岡續識略小引

予年□八，喜弄鉛槧，顧弱齡多病，父母憐之，禁勿入書館。每遇奇文異說，夜半起，帳中挑燈，以方寸紙記之。積久，縱橫敗篋中，因次第匯為《識略》。私念此事無窮，此身有限，獲成□卷，幸齒登六□八，老矣可以止矣，而宿習所纏，猶未能免。今附錄數□則，擬為《續識》，終以來日苦短，目眩手顫，不暇多載。俯仰時序，流連景光，聊用自怡而已。甲戌暮春，贅客識。